

母与子

下

〔法国〕罗曼·罗兰 著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〔法国〕罗曼·罗兰

母 与 子

下

罗大冈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目 次

母 与 子

第四卷 女信使	1
下 生育	
第一部 搏斗	3
第二部 弗洛伦斯的五月	163
第三部 神圣的道路	400
译后记	589

第 四 卷

女 信 使

下

生 育

第 一 部

搏 斗

他们两人结合之后的第一个时期，是在狂醉的热恋中度过的。蜜月的月光和太阳光一样灼热。蜜汁含有火焰，酒精的火焰。两只蜜蜂从什么花木上采来的花粉？不仅是春天的花朵。他俩都过早地吸吮了夏天的花木精华，其中含有相当酸涩和带腐蚀性的成分。他们年轻的爱情，已将这一切纳入蒸馏器中，融合而成奇妙的春药。一切都是新的，纯洁的，一切都是火焰。有什么东西不能被火焰净化和更新呢？（可是到末了，还能剩下什么呢？）

这一对疯狂的鸟儿，日日夜夜紧紧搂抱着，嘴对着嘴，互相呼吸对方的气息，爪子互相钩住，好象两条船相撞，船头深陷入对方的心脏部位。整天整夜，他们闭户不出，只有窗子稍稍开一条缝。他们拒绝开门，拒绝出房，两人互相吞噬，精疲力竭，永不畅足。

安乃德用力推门进去之后，发现两人躺在床上，毫无顾忌，也不躲避，昏迷沉醉，欲火如焚，浑身发烫，精疲力乏，神色慌张而表情幸福。至于阿霞，她抱着丈夫的脑袋，用贪婪与粗野的眼神瞧着安乃德。后者却用温和的目光注视他们，双手

捧着小两口子的脑袋，颌首微笑，略带忧虑地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不要把你们的粮食一顿吃光，要留着点儿防备度荒年。”

安乃德心中明白，他们是不会听她的话的。她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开，心中既高兴又忧愁。她对未来看得十分清楚。但是，他们能享受现在，这已经是一件美好的事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！她小心在意，不让他们眼下的幸福受干扰。她不声不响地替他们整理家室（阿霞后来才知道。玛克，象一般男子一样，漠不关心家务，始终不知道）。在那昏昏沉沉的几个星期中，不用他们操心，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他们仿佛觉得这是很自然的。她是他们的打短工的女佣人，她不声不响，不让人瞧见把一切收拾整齐。沉浸在令人陶醉的深水中的阿霞开始漂到水面时，她的沉重的脑袋想清醒一下，她支着耳朵听，一个忙碌的人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轻微声音。她的自尊心觉醒了，也许比感激之情发生得更早些（情人们认为别人必须卑躬屈膝地伺候他们，这是很自然的），她重新用腿走路，去要求收回她操持家务的权力。正在餐室扫地的安乃德，看见阿霞光着脚走过来，穿着睡衣，圆睁双目，好象一只刚从巢穴里出来、突然进入阳光下的猫头鹰。安乃德笑了，丢下扫帚，跑过去把她搂在怀里。阿霞表情严肃，还没有完全睡醒，所以脸上毫无笑容。她一任安乃德亲她，好比一位勉强屈尊的公主。她坐在安乃德的膝盖上，托着对方的下巴，郑重其事地察看对方的面孔，再把大拇指按在安乃德的面颊上，要她转过脸去，好仔细看她的侧面。接着，用十指捧着对方的脸，眼对眼地注视对方。双方目光一接触，阿霞钢铁色的瞳仁神气缓和了，僵硬

的手指也放松了，她用还湿润的手抚摸安乃德的嘴，对她说：“谢谢。”

“我不要你谢。”安乃德说。

“我不管您要不要。我要谢您，谢谢！”

“谢我什么？”

“谢您生了他。”

安乃德紧紧搂着阿霞。

“他长得不错吧？”

“正适合我的尺寸！”

两人含笑的眼色对视了一下。没有必要责怪她们。这两个娘们一点也不害臊地赞赏上帝创造的美好事物。可是安乃德用谦卑的欢欣之感说：“我们这些做母亲的，我们对孩子只能完成一半工作。现在该由你来完成对玛克的工作了。”

“我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做了工作。”

“呵！那可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。那是很困难的工作。你必须在那上面磨光你的指头。你有耐心吗？”

“我没有半文钱的耐心！”

“啊呀呀！啊呀呀！”

“只要他有耐心，就够了！”

“我不敢担保。”

“那么我把他还给您。货色不地道，我上当了。”

“万一我把你的话当真？万一我将他收回呢？”

“您真要收回？您试试看！”

阿霞带着挑衅的神气，后退了一步。

“别急，别急，美人儿！”安乃德说，“不会有收回的风险。你

既然来了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是合情合理的。你拿走了我的儿子。将来你的儿子也会被人拿走。”

“呵！到那时还远着呢！”阿霞说。“我收获粮食，把它吃掉。种子以后再说。”

“当心夏季来得太快！”

“我不怕夏天。我喜欢火。”

安乃德说：“我是从火里过来的。”

阿霞用鼻子在对方身上到处闻闻，说道：“我闻出来了，在一些角落里，还有烧焦的味道。”

“火已经熄灭了。”

“您敢发誓？让我来把热灰拨开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不！我不想卷土重来了。各人轮到一次。现在，火是属于你们的！你们要有节制。”

“火有的是！”

安乃德心中有疑问。可是明说出来是不谨慎的。两个年轻人什么全知道，而且知道得更详细。但愿火神多照管他们，旁人是无能为力的。火神什么也听不见。他既无耳朵，又无眼睛。他只有一条舌头，不是用来说话，而是用来投射，这条舌头焚毁一切，什么也剩不下。火神贪婪无厌，必须不停地供给它新的食物。玛克和阿霞食物之多，是安乃德意想不到的。自从开头时的欢乐之火以后，几个月之久，他俩的心在继续燃烧，直到他们恢复了日常的工作，眼皮下垂，不看情欲的火焰。但是只要眼睛一张开，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。他俩的贪婪的眼色互相吞噬，好象华内西那别墅^①壁画上的情侣……他们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。

到后来，朝夕之间，火焰熄灭。夜幕终于下垂……

*

*

*

两人并非在同时受灾祸打击，而是一个先一个后。先受到打击的是阿霞。

她准备出门。玛克刚刚出去。两人匆匆地亲了嘴。房间的帘子垂着，室外阳光普照，市声隆隆。阿霞坐在床边，头脑空空，万念俱灰。她觉得疲乏，多少有点凄戚和恶心。屋子里闷热，她拉起帘子，阳光直射进来，她对着镜子，举起双臂整理头发。阳光照耀，刺激眼睛，她眨了眨眼皮。就在眼睑一合一张的刹那间，她神志昏迷一下……当她重新睁开眼睛，好象换了人间。那两段接连的瞬间不是连成一片的，它们之间隔着可怕的裂缝。一个在摸索道路的失明的女人，再也瞧不见阳光和自己的影子；她再也找不到爱情。她觉得头晕，只好挨着墙坐下去，坐在一张小凳上。她连把搁在脑袋上的两只手放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两只手压在她头上，好象柱头的雕饰一样沉重。她两眼直视前方，惊愕失措。她什么也看不见。她什么也不想。她想的是空无一物。她心中空虚，思想中空虚。十足的空虚。往事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当她企图把过去的事固定下来，想攀附在过去的经历上（她正从一座高塔

① 罗马城中的古建筑，亦称华耐斯别墅。位于台伯河右岸，当初为富商奥古斯特·纪奇所建，故称别墅。有拉斐尔壁画的是华耐斯别墅，不是华耐斯宫。

上向下坠落)，她全身血液都凝固了。一切都成为陌生的事物：这个男人，曾接触过她的这人的身体，对他那些极度亢奋与狂欢的回忆，这个赤身裸体任人摆布的女人，这个阿霞……“爱……爱……”她反复说这个死掉了的字，不懂什么意义。丝毫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情潮震荡……她心里想：“我疯了。我明明知道，我爱过了！”

但是她神志恍惚回答说：“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理解……”

她蹲在角落里，一动也不动，过了昏迷惘惑的若干小时。黄昏渐渐临近。教堂的钟声提醒她“那位”快回来了。她吃了一惊。她洗脸，梳头，端正仪容。对着镜子，在自己冷淡无情眼光深处，她重又看见了“空虚”！她用薄纱盖在上面。她不能让人看见赤裸裸的空虚……是为了怜悯“那位”，还是由于害怕自己？……

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到。（情人们心中总是充满自我），而这种双目失明的利己主义加深了枯瘠的深渊。她怨恨他的自私，索性撕破蒙住她眼睛的薄纱。他的目光深深窥视对方的眼睛，他在其中发现了沙漠，这使他感到愕然。可是薄纱重新盖上了。他并不设法再去揭开它。对他的提问，她的答复只是：“没有什么。”

他沉住气，不再多问。他害怕了。

夜里，他抱在怀中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肉体，然而这肉体还活着，而且他要干什么她就驯顺地让他干什么，但肉体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。他所认识的活的存在物，他的财宝，已经不知去向。幸亏上帝使他看不见潜伏在阴影中的另一个存在

物，它以冰冷的眼光在窥视他。虽说他看不见它，但感觉到一股凉气。他在拥抱她的过程中，放开那个肉体，对方任他摆布。虽然她一动也不动，他却觉得仿佛一块石头从他手中滑脱，落在地上。两人面对面躺在床上，不敢呼气，假装睡着。可是彼此互相窥视，心脏和四肢蜷曲着。

“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是谁呀？”

阿霞满以为玛克已经睡着了，借此机会想溜走。她慢慢地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把自己的背象一垛墙似的把玛克挡住。玛克察觉到她的每一个动作，她象一只狡兔似的溜跑。他心里焦急地问：“我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？”

阿霞觉得玛克在她背后呼吸，可是在她前面是空空的床和自由的夜。她逃跑了，逃到树林中去。幸而假梦变成真睡，睡眠扑向这两个孩子，中止了他们的互相追逐。天亮了，他们一见面，都觉得有痛苦之感，然而又觉得轻松。两人相对微笑，可是不大敢互相注视。玛克学会了对阿霞有畏惧之感。阿霞学会怕她自己，（这更糟糕！……她对即将要发生的事已失去控制……）

稍后，轮到了玛克心神不宁。深渊越来越宽阔了。第二天，在欢爱的时候，占据他们思想的只是情欲和被爱者的欢乐。可是紧接着，玛克的爱情完全消失，空隙越挖越深。被爱的女人对于他只成了沉重的包袱。他的冷淡态度是如此难堪，离开厌恶只有一线之差，离开憎恨也只有两线之差而已。内心的演变显得特别可怕，正由于这种演变是在无声音无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等人们发现它的时候，已经是既成事实。面对这种现象，玛克很恐惧。他充满激情的正直性格使他控

诉自己，斥责自己。然而无能为力。在他眼前，灾难已经不可收拾。他身上剩下的全部力量已无法在阿霞眼前掩盖住那一片废墟。力量不够，因为阿霞凭她自己的经验，已经嗅到废墟的气味……

两人轮流地经受这种危机。但永远不是同时经受的。危机每次延续若干小时，有时若干天。这种现象反复出现，似乎一次比一次延长。虽然每次都没有第一次猛烈，可是一比一次沮丧而且沉重。这种现象夺去人们生活的兴趣。他们一直没有勇气互相坦白这种精神上的冲击。彼此讳莫如深。好象这是见不得人的隐疾。在沉默中，这种现象成了周期性的痼疾。它固定下来了。只有安乃德能给他们指导，可是他们把她屏除在外，不让她知道。她也不让自己介入小两口子的私事。安乃德明白她儿媳妇多猜善疑的脾气。要获得阿霞的信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主动争取。而且她已经上了小两口的当。她虽然早就预见并且等待着在过分热烈之后，出现不可避免的降温。如今，低压已经产生了，她却丝毫没有察觉，儿子和儿媳一致瞒着她。这些日子，他们的爱情从基础上受到动摇，但在旁人看来，似乎他们的小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样和美。这是由于他们害臊，不肯承认自身的残疾：一种说不出原因的痛苦！

在爱情上，两人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，他们都曾饱尝爱情的滋味。不过往先任何一次经验，都没有这一次充实、紧张。直到那时为止，关键问题还不是真正的爱情，只是青春的情欲在追逐猎物，是快乐的游戏，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成分，但也丝毫没有深刻的情意，只是无忧无虑的天性在小试锋芒，即

使错爱也心情轻快，因为来日方长。或者，这一天性偶然也假戏真演起来了，它就一怒之下砸台而去，如有一次西尔薇设下圈套，想让马克爱一个姑娘^①，和她成亲，马克发了脾气。

可是这儿，没有任何圈套，没有任何游戏，问题在于自由地贡献和接受生命的整体。他们彼此推心置腹，无所不表白，无所不暴露。彼此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对方，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切。他们把自己生命的川流全部倾注在他们的爱情中。正由于如此（他们自己不理解），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保留，一滴水也没有剩下。等到爱情趋向低潮时，他们的生命川流干涸。他们搁浅了，只好等待灭亡。

很久以后，他们才达到彼此理解、互相同情和原谅的明智境界。那时，他们为自己安排一个藏身之处，在那里等待低潮过去和下一次高潮到来。因为这无非是生命的节奏和摆动，既不多也不少。正由于他们过于浪费生命力，所以摆动的幅度也特别大。只要猛烈的冲击不使弓弦松弛，不扭曲内心的弹簧，那么每一次落潮总会引起一次新的涨潮。

弓是一把好弓，可是射手丧失了信心。所以即使生命的源泉重新奔流，他们也忘不掉干旱的季节，忘不掉在那些时刻，彼此间是如何看待的。

他们并不是蒙住双目、不敢互相注视的一对情人。每时每刻，在他们爱情的过程中，他们一直看清对方的真面目，不罩面纱，赤裸裸的，连彼此的弱点、丑态和陋习也都在内。（即使是最美最好的人，都不免有缺点。）两人都有锐利的眼光，以看

① 见第四卷《女信使》（上）第三部《罪恶之风》开始部分，关于佩娜岱特的故事。

穿别人和暴露自己为荣。每逢感情冷却的时期，各人在对方身上看到的，正是已经知道的一切。可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看法！当他们互相热爱时，丑陋的一面他们也爱，他们（秘密地）爱对方的丑陋也许甚于爱对方的优点，因为这样，被爱者反而显得更亲近，更坦率，更动人。爱情之光一旦被阻挡，明暗深浅的现象立即发生多么大的变化！同样的线条被歪曲了。在那里滑稽或可憎之处变得很醒目。多么可怜！当初怎么会爱，会忍受这一切？这一切天天在你眼前，在你身边，你怎样能忍受一辈子？在爱情重放光辉的时刻到来时，为使自己放心，你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重新辨认往日认识和爱过的地方，但这是徒劳，因为你忘不了刚才已经见到的现象。阿霞不安的眼光，竭力探索情人的容颜与动作。玛克觉得阿霞在观察他，他也观察阿霞。接着，两人互相扑入对方怀抱，更热烈地相亲相爱，这是一种集中的狂热，对自己极度的不满，担心自己迷失道路：“请原谅，请原谅！……”

然而爱情波澜忽涨忽落，起伏不定。他们知道他们是永远无法控制的。他们失去了安全感……

毫无疑问！谁也不能在爱情上进行牢固的建筑。他们是知道的，或者是应当知道的。生活是一片工地，在那里谁也不会没有劳动的机会；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立足之地！谁都有恋爱的权利，不错！正如谁都有吃饭的权利一样，但必须以劳动作为代价；不劳动者不得食，不劳动者也无权恋爱。这是铁的纪律。如果有一些寄生虫还能够钻这条规律的空子，他们将

自食其果。偷来的面包会哽在寄生虫的喉头，咽不下去。他们也会由于寻欢作乐，恶心而死。不！人们不能单单靠面包与爱情生活……要劳动，要创造！

* * *

玛克和阿霞即使愿意，也没有办法终日游荡，两人不断地亲吻，眼看爱情寒暑表的升降而柔情满怀。两人都必须干一天活，挣一天的面包。玛克在一家出售和安装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里工作。阿霞给一家出版社当俄文翻译。同时给一家出口商行翻译商业信件连带打字。两人只在进餐时以及常在深更半夜才得相见。可是干活不能熄灭“另一个意念”。这个意念累积在一个不透空气的小贮藏室里，在那里发酵……“另一个意念”是星星满天的夜间，在枯燥灼热的沙漠上行进的商队对泉水的不可遏止的渴念……

“呵，黑夜！呵，泉水！……难道我再次找到你时，你将变成温热、淡而无味并且浑浊？我得不到满足，我的渴望加倍地难忍……”

每天晚上，他俩互相搂抱，在期待中遍身微颤，欲望更加如火如荼。他俩分开时，也尚未得到满足，他们失望了，可是彼此不敢明说。玛克满腔怒火，继续追逐，她越想挣脱，他越要占有她。（她的土地，她的思想，没有一个角落不曾被他闯入。）这时，她抗拒了。她怀着骄傲的辛酸，重新意识到自己身上爱情的限度。

“我把我的门向你打开，因为我自己愿意。进来吧！但是到此为止。你不能再向前一步……”

在她内心各扇门户之外，她又发现了广阔无边的空间，谁都没有权利到那里去，连她自己也没有去勘察过，这片空间伸展到渺茫的远方，那就是“灵魂……”

“我的身体，我的心，是属于你的。可是‘灵魂’，不，‘灵魂’是属于我自己的……它是属于我的吗？还是我是属于它的？”

玛克要的恰好是她的灵魂！

这个“灵魂”，她并不相信！作为一九一七年以后用唯物主义的糊粥为食料的地道俄国女人，按照官方的格式，在剪掉头发的同时，也割掉了自己的灵魂。她不用这个空洞的字眼。她说：“我，我的需要，我的权利。”谁把这个陈旧的字眼，这支过时的歌儿，从阿霞的记忆中重新唤醒的呢？

那是安乃德。虽然他们还瞒着她，她终于看穿了在儿子和儿媳之间逐渐扩大的误解。他们满腔激情，所以不够机敏。他们想要遮掩的情况，反而欲盖弥彰。他们皱着眉头，绷紧脸，面面相觑，好比两只年轻的动物在互相挑衅，双方互相抵制，同时却互相需要。

“你是我的！”

“我是我自己的！”

但是，如果有一方把对方拒绝的话当真，拒绝者会立即扑到信以为真者的身上，嚷道：“把我拿去吧，给你！”

啊，安乃德多么熟悉这种搏斗！她回想起当年洛瑞在树林中哭泣，和追逐猎物的猎犬远远的吠声①。

她理解她的儿子，并且觉得他可怜。她暗暗地轻声对他

① 见第一卷《安乃德与西尔薇》。——作者原注